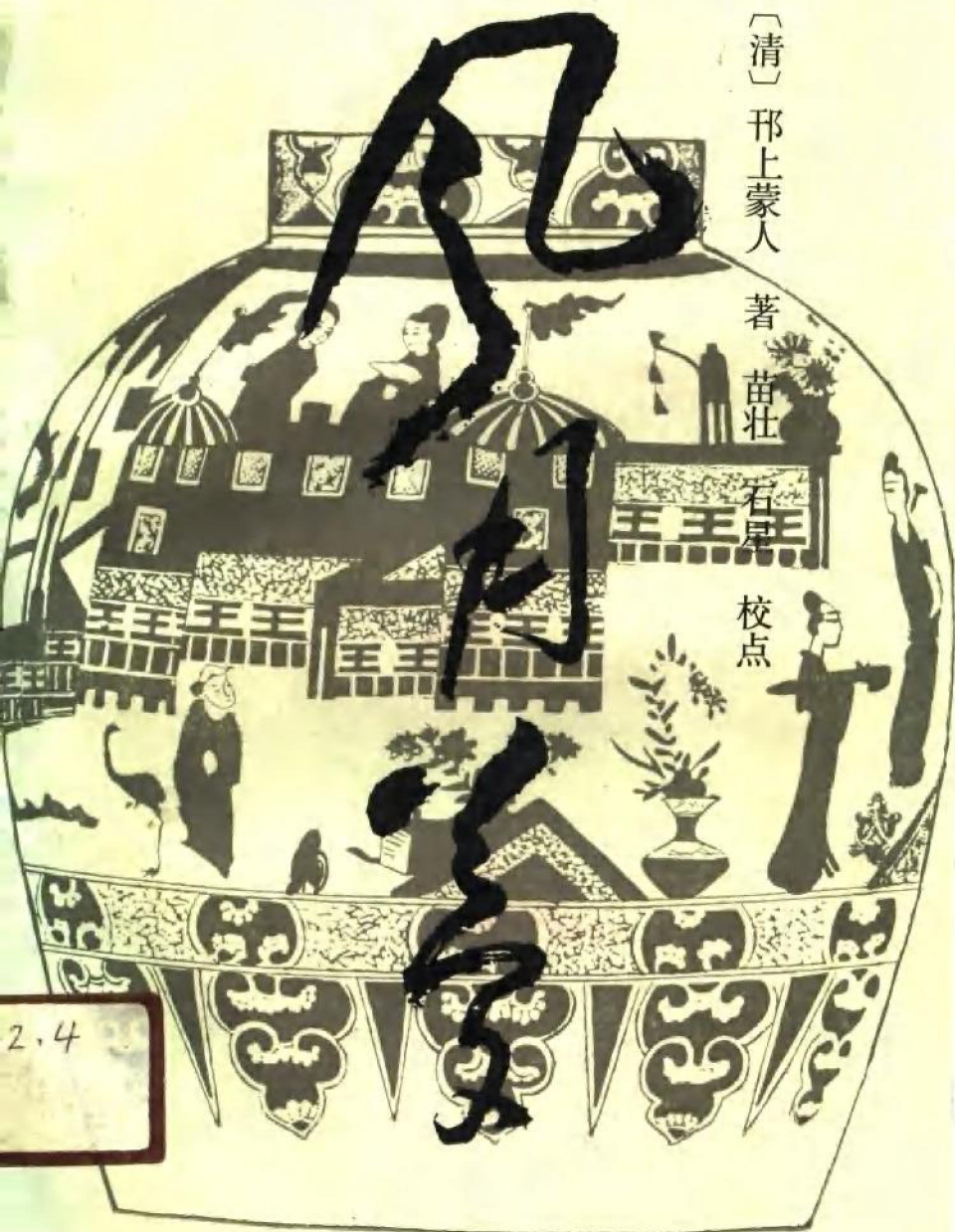


〔清〕邗上蒙人

著 苗壯

石屏

校点



风 月 梦

〔清〕邗上蒙人 著

苗壮 石星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79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5333—0194—3

I·86 定价：3.70元

自序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间有观是书而问余曰：“此书分明是真，何以曰梦？”余笑而答曰：“梦即是真，真即是梦，曰真即真，曰梦即梦。呵哈哈！”

时在道光戊申冬至后一日，书于红梅馆之南窗。

邗上蒙人谨识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仁演说风月梦	1
第 二 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9
第 三 回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16
第 四 回 闹面馆袁猷讨私债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	22
第 五 回 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珮	28
第 六 回 陆文华议谋妓女 吴颖士约聚青楼	38
第 七 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	45
第 八 回 好勇斗狠摔人抢物 排难解纷设席赔罪	57
第 九 回 诸把势传签敛费 众刀笔鸣保兴词	65

第十回	红绡帐佳人惊异梦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72
第十一回	议梳妆浪子挥金 做媒妁虔婆索谢·····	81
第十二回	燕相硬写龙船分 月香初试云雨情·····	89
第十三回	贺端阳陆书看龙舟 庆生辰月香开夜宴·····	98
第十四回	月香偶染风寒疾 莫爱乱逞虎狼威·····	111
第十五回	送花篮虾蟆打秋风 做喜乐虔婆收贺分·····	117
第十六回	百子堂和尚化缘 大雄殿马披斗法·····	123
第十七回	月香吃醋闹鲤鱼 魏璧争风打肉鳖·····	132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寻根究底陆姑询仆·····	140
第十九回	倒酱罐姑侄参商 泼醋瓶夫妻反目·····	148
第二十回	袁友英留意纳宠 甄双林矢志从良·····	155
第二十一回	床头金尽青楼冷面 梦里情浓浪子痴心·····	160
第二十二回	凑盘川陆书归里 借青蚨吴珍结怨·····	167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闹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176
第二十四回	贿禁卒私松刑具 嘱经承翻改口供·····	184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娼凤林赁屋 为戒烟贾铭换参·····	192
第二十六回	赠金钗姊妹喜重逢 修坟墓姑媳争闲气·····	202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贫卖女 蓝小姑好色勾郎·····	210
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凤林探病 意绵绵贾铭赠诗·····	216
第二十九回	背盟誓凤林另嫁 卷资财巧云还乡·····	223
第三十回	庆中秋袁猷染病 降夜香双林祈神·····	232
第三十一回	短命郎检券遗嘱 痴情妇服毒捐躯·····	239
第三十二回	遵国法罪犯发配 沐皇恩烈妇入祠·····	248
校点后记·····		255

第一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仁演说风月梦

词曰：

惯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翠偎红。年来迷恋绮罗丛，
受尽粉头欺哄。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奔西东。百
般恩爱总成空，风月原来是梦。

右调《西江月》

话说东周列国时，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原为富国便商而起，孰知毒流四海，历代相沿，近来竟至遍处有之。扬州俗尚繁华，花街柳巷，楚馆秦楼，不亚苏杭江宁；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恋烟花，荡产倾家，损身丧命，自己不知悔过，反以“宁在牡丹花下死，从来做鬼也风流”强为解说。虽是禁令森严，亦有贤明府县颁示禁止，无如俗语说得好：“龟通海底。”任凭官府如何严办，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他们有这手段，可以将衙门内幕友官亲门印、外面书差，打通关键，破费些差钱使费，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虚演故事而已。但凡人子弟，到了十五六岁，出了书房之时，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第一择友要紧。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子弟若能交结良朋佳友，可以彼此琢磨，勤读诗书，谋干功名，显亲扬名；士农工商，各自巴捷，亦可兴家创业。倘若遇见不务正的朋友，勾嫖骗赌，家里上人又

溺爱他些，不大稽查，更有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只顾自己挥霍，日渐日坏，必致成为下流。赌博的“赌”字虽坏，尚是有输有赢；独有“嫖”之一字，为害非轻。

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仗着父兄挣有家资，他到了十五六岁时，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起初无非在教场下、买卖街，三朋四友，吃吃闲茶，在跌博篮子上面，跌些磁器果品顽意物件。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开出来的游湖船上，间或有人带的女妓，也有梳头的，也有男妆的，红裙绿袄，抹粉涂脂，也有唱大曲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歌声袅娜，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因此大家商议，雇只游船，追随之后。这还算是眼望，不过破费些船钱饮食，尚不至于大害。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引着他们一进了门，打一两回茶围，渐渐熟识，摆酒住镶，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那些烟花寨里粉头，他有那些花言巧语，将你的银钱骗哄到他腰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

还有可笑的事，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买件衣物，还要回说得闲没得闲，有钱没有钱，许多的推托。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要甚衣裳首饰，纵然没有银钱，也要百般的设法挪措，立刻办了送去，以博欢心。那知那些粉头，任凭你将差事应了送去，从来没有一人说过好的。若是衣服，必是说裁料颜色身分不好，花边花色不好，或是长了，或是短了。若是首饰，又说是金子颜色淡了，银子成色丑了，花样不时式，金烧的不好，翠点的不好，簪子长了短了，镯头圈口大了小了，兜索子瘦了肥了，耳挖子轻了重了。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壑。人家养的儿子，到了长大的时节，

纵然不学好，不务正，做错了事件，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开口就骂，任凭怎样气急了，说几句骂几句，有那忤逆儿子，还要回言回语。独有在这顽笑场中，被这些粉头，动则扭着耳朵，打着骂着，掐着咬着，还是嘻嘻的笑着，假装卖温柔，说甚么“打情骂趣”，生恐言语重了，恼了这些粉头，就没有别处顽笑了。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肠，去待父母，要衣做衣，要食供食，打着不回手，骂着不回言，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

还有些朋友，只知终日迷恋烟花，朝朝摆酒，夜夜笙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顾，真是“外面摇断膀子，家里饿断肠子”。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在外住宿，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有那贤淑的妇人，不过自怨红颜薄命，闷在心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因为要顾自己贤名。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因丈夫在外贪顽，等待丈夫回家，见了面，就同丈夫扛吵，百般咒骂，寻死觅活。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他说丈夫在外顽得，他在家里也顽得，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事来，被人前指后戳，说甚么“卖花钱儿买花带”。殊不知在这些地方，初落交之时，银钱又挥霍，差事又应手，这些粉头就百般的奉承，口里说刻刻难离，也有要跟着住家，也有要从良，恨不同生共死。及至你还坐在他的房里，那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他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

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用尽无限机谋，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弄了银钱来，输心服意的送与这些粉头受用。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灌的米汤，哄骗人的银钱，他偏说是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惟独与我是真心实

语。若不是这样想头，人又不是痴呆，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这些地方，不拘你用多少银钱，到了你没银钱的时候，或是欠下镶钱，或是差未应手，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将平日那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一般的冷眼相看。连那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莫说没有银钱，被那些粉头讥笑，就是身上衣服稍为蓝缕，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更有一种蜜脸，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甚至打降扛吵，动刀动枪，弄出祸来，跪官见府。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或是遇见官府查夜，捉拿了去，问了笞杖徒流，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见你闹出事来，他不是卷卷资财回归故里，就是另开别的马头生意去了，弄下祸来，让你一人担当，他竟逍遥事外。还有许多朋友，在这些地方，浪费银钱还是小事，只因平日在这些粉头身上不肯多用银钱，枕席间又取这些粉头厌恶，惹下一身风流果子，杨梅结毒，鱼口疮疮，轻则破头烂鼻，重则因毒丧命。还有些公门朋友，以及把势光棍，平时在这些地方倚势欺压，吃白大花酒，住白大镶，这些粉头惧他威势，明是极力奉承，暗则含恨在心，若能接着上宪委员，幕友官亲，告个枕头状子，送个访案，及至捉拿到官，还不知祸从何起。这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试问贪恋烟花，有几人遇见女妓倒贴银钱，或是带些钱财跟他从良？莫说近日绝无这等便宜事情，就作万中出一，竟有个粉头，带了若干金银跟你从良，也要想想：他是将父母遗体换来的银钱，如今既将身体伴你，又用他的银钱，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妇女儿，若是贴人银钱陪人睡觉，跟着别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

如今“嫖”之一字，有这许多损处，却没有一件益处，那

知还有比“嫖”之一字为害更烈。目下时兴鸦片烟，在这些顽笑场中，更是通行。但凡顽友到了这些地方，不论有瘾没瘾，会吃不会吃，总要开张烟灯，喊个粉头睡下来代火。那有瘾的不必说了，那没瘾的，藉着开了灯，来同这粉头说说笑笑，可以多耽搁一刻工夫，今日吃这么一口两口，明日吃这么三口四口，不消数日，瘾已成功，戒断不得。这是一世的大累，要到除死方休，岂不是害中又生出害来！

在下也因幼年无知，性耽游荡，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与在下如胶似漆，一刻难离，也不知罚多少山盟海誓，也有要从良跟我，也有跟着住家；将在下的银钱哄骗过去，也有另自从良，也有席卷资财回归故里，亦有另开别处马头去了。从前那般恩爱，到了缘尽情终之日，莫不各奔东西。因此将这顽笑场中看得冰冷，视为畏途。曾作了七言律诗一首道：

迷魂阵势师平康，埋伏多般仔细防。
柳帜花幡威莫敌，轻刀辣斧勇难当。
频舒笑脸勾魂魄，轻启朱唇吸脑浆。
陷入罗网谁打破，能征莫若不临场。

这日闲暇无事，偶到郊外闲步，忽然想起：当日烟花寨内那些粉头，与在下那般恩爱，越想越迷，信着脚步，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所在。远望一座险峻高山，怪石嵯峨，顺着山根，有一道万丈深潭，波涛滚滚，一望无际。由着潭边，行到高山脚下，这见有一块五尺多高的石碣，立于山根，石碣上镌有六个大字，凝神细看，是“自迷山无底潭”。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遂扳藤附葛，步上高山。曲曲折折行了数里，这见山顶上有许多参天古树，有两位老叟对面坐在一棵大古

树根上，一位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一位是发白齿脱，面容枯槁，手里捧着一部不知甚么书籍，两人正在那里一同观看。

此时在下走得腿酸足软，又不识路径，向着两位老叟施礼问道：“二位老丈，在下因迷失路途，望祈二位老丈指示前面是甚所在。”只见那鹤发童颜的举首一望道：“前程远大，后路难期，问尔自己，何须饶舌。”在下听得言语蹊跷，复又施礼道：“敢问二位仙长法号高寿，是何洞府，所览是何书籍？”那鹤发童颜的道：“吾乃月下老人，经历了不知多少甲子，原居上界，职掌人间婚姻，但凡世间男女，未曾配合之时，先用赤绳系足，故而千里姻缘，全凭一线。吾因怜念下界那些愚男蠢妇，前世种有夙缘，今生应当了结，或系三年五载，或系一度两度，吾一片婆心，总代他们结了线头，成全美事。不意从此酿出许多倾家丧命伤风败俗的事来，因此上帝嗔怒，将吾谪贬在此，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欲，方准吾复归仙界。因在山中闲暇无事，常时同这过老儿盘桓盘桓。”

那一位发白齿脱的道：“吾姓过名时，字来仁，乃知非府梅过县人也。年尚未登花甲，只因幼年无知，误入烟花阵里，被那些粉头舌剑唇枪，软刀辣斧，杀得吾骨软精枯，发白齿脱。幸吾禄命未终，逃出迷魂圈套，看破红尘，隐居于此。昼长无聊，将向日所见之事，撰了一部书籍，名曰《风月梦》，今日携来，与吾老友观看消遣，不期遇见尔来。”

在下复又问道：“还要请问仙长，此书是何故事，出自何朝？敢乞再为明示。”过来仁道：“若问此书，虽曰风月，不涉淫邪。非比那些稗官野史，皆系假借汉唐宋明，但凡有

个忠臣，是必有个奸臣，设谋陷害，又是甚么外邦谋叛，美女和番，摆阵破阵，闹妖闹怪。还有各种艳曲淫词，不是公子偷情，就是小姐养汉，丫环勾引，私定终身，为人阻挠，不能成就，男扮女妆，女扮男妆，私自奔走。或是岳丈岳母嫌贫爱富，逼写退婚，买盗栽赃，苦打承招，劫狱劫法场。实在到了危急之时，不是黎山老姥，就是太白金星，前来搭救。直到中了状元，点了巡抚，钦赐上方宝剑，报恩报怨，千部一腔。在作书者，或是与人有仇，隐恨在心，欲想败坏他的家声，冀图泄恨；或是思慕那家妻女，未能如心，要卖弄自己几首淫词艳赋，做撰许多演义传奇，南词北曲。那些书籍，最易坏人心术，殊于世道大为有损。今吾此书，是吾眼见得几个人做的些真情实事，不增不删，编叙成籍。今方告成，凑巧遇见尔来，谅有夙缘。吾将此书赠尔，带了回去，或可警迷醒世，切勿泛观。”说毕，将书付与在下。那时也未及检开看视，就拢于衣袖之内。转眼之间，一阵清风，那二叟不知何处去了，赶忙望空拜谢，仍由旧路下了高山。

到了潭边，那知不是先前那样荒凉，两岸皆植花柳，绿绿红红，见有许多房舍，又有许多粉头，翠袖红裙，抹粉涂脂，将在下请到房舍里面。那些粉头燕语莺声，扭扭捏捏，也有要首饰的，也有要衣服的，也有要银钱的，也有要玩物的，也有留着吃酒的，也有留着住宿的，不由得情难自禁，同着一个丽色佳人，共入罗帷，覆雨翻云。直睡到红日东升，方才醒来，睁眼一望，那里有甚么房屋，有甚么美女，只见睡在荒郊，身旁睡了一个白骨骷髅。唬得在下一声大叫，惊醒起来却是一场异梦。惟觉衣袖中有物，取出一看，乃是一部书籍，面上写着“风月梦”三字，不觉诧异，揭开书来观看，

见有四句写道：

胡为风月梦，尽是荒唐话。

或可醒痴愚，任他笑与骂。

但不知这《风月梦》叙的些甚么人，做的些甚么事，看官们若不嫌絮烦，慢慢往下看去，自有分解。

第二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话说江南扬州府江都县，有一人姓袁名猷，字友英，祖父袁璋，府学廪生，父亲袁寿，中式武举。袁猷幼恃溺爱，读书未成，身体又生的瘦弱，不能习武，祖父代他援例捐职从九品，娶妻杜氏，尚未生育。袁猷为人生得刁滑，性耽花柳，终日游荡，仗倚祖父威势，惯放火债，总是九折加二八折加一利息；又交结了一班狐群狗党，捉赌挤娼，搭台讹诈，无恶不作。到了二十余岁时，奉臬宪行文江都县访拿收禁，他祖父、父亲不知寻了多少门路，花了多少银钱，才将袁猷从轻革去从九职衔，问拟徒罪，发配苏州府常熟县安置。

三年徒满释回，祖父袁璋已故，袁猷拜见过父母，与妻子杜氏相见，谢其数年侍奉翁姑一番辛勤。杜氏还礼，各诉别后离情，悲喜交集。家中摆了酒席，骨肉团聚。过了数日，袁猷与妻子杜氏商议，将家中衣饰折变了些银两，依然又放火债，所得利息，足可过活。

袁猷本是游荡惯了的人，每日仍是在外交结三朋四友，正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他所交结之人，无非那些惯放火债以及眠花宿柳那一班好友。这一日午后，正同盐运司衙门里清书贾铭、扬关差役吴珍，在教场方来茶馆一桌吃茶闲谈，你言我语，总是谈的花柳场中。这个说是那个堂名里

某相公人品好，那个说是那个巢子里某相公酬应好，那个又说是某相公大曲唱得好，某相公小曲唱得好，某相公西皮二黄唱得好，某相公戏串得好，某相公酒量好，某相公台面好，某相公拳滑得好，某相公床铺好。

三人正在说得豪兴，这见茶馆之外走进一个约年二十岁的少年人，雪白圆脸，秀眉朗目，脑后一条大辫约有二两多，元色头条辫线，头带宝兰大呢盘金小帽，面前订着一个点翠赤金牡丹花，内嵌大红宝石帽花，大红线纬帽结，大红生丝京八寸帽须，铺在小帽后面。身穿一件蛋青虞美人花式洋绉大衫，外加一件洋蓝大呢面白板绫里订金桂子钮扣军机夹马褂，钮扣上挂了一个乾绿翡翠龙圈，套着金圈金索五件头金剔牙杖。大衫岔子外，露出松花绿花边镶滚褂，藕色金白三色芙蓉带的裤带，秋葵色洋绉面玉色西庄紬里夹套裤，淡青杭紬杭双龙抱柱夹袜，足下穿一双天青贡缎镶白羽毛二十八层毡底时式镶鞋。左手大拇指上带了个赤金扞乾绿翡翠斑指，第四指上带了一个赤金桶箍式戒指，两个藕节金间指，背膊上带了一只圆梗金镯，约有四两多重，右手拿了一柄真乌木三十二根骨子二面洒金真张子元杭扇。后面跟随一个俊俏小厮。

这少年进了茶馆，到了里面，蓦然看见袁猷，连忙走到跟前，作了一揖，笑嘻嘻的说道：“友英兄，久违，久违，今朝幸会！”袁猷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从前问罪在常熟结盟交好的，此人姓陆名书，字文华，今年尚未足二十岁。他父亲在常熟县承充刑房提牢吏，因为生得精明强干，百伶千巧，历任官府得喜，内外穿插，因此家资饶裕。陆书并无姊妹，乃系独出，他父亲十分溺爱，任他终日在外游荡。前与

袁猷在常熟妓院相逢，结拜金兰，朝夕相聚，胜似同胞。后来袁猷罪满释回之时，陆书备席饯行，又送程仪路菜茶食，亲自送到船上，依依不舍，洒泪而别。陆书目今因为在家娶了妻子，乃系读书人家的女儿，容貌丑陋，与陆书不甚和洽，时常分房独宿，所以二载有余，并未有孕。陆书的父亲有个姐姐嫁在扬州，因陆书终日在外眠花宿柳，且又望孙子心重，把了五百两银子与陆书到扬州买妾，另外又给了数十两银子盘费，叫他到扬州投奔姑母，拜托姑爹代办这事。陆书因闻得扬州系繁华之地，悄悄又将他母亲的私蓄，瞒出约有千两银子、三四百块洋钱，带在行囊里面，昨日才到扬州。他姑爹家住在钞关门内南河下地方，在盐务商家总理帐目。陆书见过姑爹姑母，留在家中书房宿歇。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玩。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又听了那些男扮女妆花戳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此刻口渴腹饥，正走进方来茶馆，不期会见袁猷，遂作了一个揖道：“仁兄，久违久违！”袁猷见是陆书，赶忙还礼道：“贤弟，幸会，幸会！”邀在一桌坐下。小喜子向袁猷请了安，袁猷叫与他们的小厮一桌吃茶。陆书与贾铭、吴珍各道姓名。袁猷向陆书道：“老伯父母在家安好？愚兄前在贵处，诸承照拂，铭感五内。不知贤弟今到敝地，有甚贵干？”陆书道：“家父家母托庇粗安。兄在敝地，一切简慢，望乞恕罪。小弟自从仁兄旋里，无日不思，今奉家严之命，来扬探视姑母，昨日才到贵处，尚未踵府拜请老伯父母金安，并哥嫂安好，罪甚罪甚！”袁猷道说“也不敢当”，各谈别后离情。袁猷又问道：“令姑丈尊姓大名，府居何所，作何贵业？明早到彼奉拜。”陆书道：“舍亲姓熊，讳大经，